字溪集卷十二

附錄

紀年錄

孝宗皇帝淳熙十四年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時字溪先生陽公枋生於合州巴川縣移覓里巴字溪小龍潭之上曾祖明宇用直有陰德祖俊亮先生熙載字應祥紹興庚午貢禮部父龍潭居士景春字伯震乾道乙酉貢禮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部後官從政郎贈宣義郎母馮氏懿字德卿贈孺人先
是龍潭之弟斗山先生伯高甫夢宗氏子來兒舍寄生
至是有詩曰昔年曾夢宗家郎受生所自言其詳髫鬆
有髮重覆頂夢裏恍然如在傍大人占之兆惟吉惟熊
惟羆男之祥令朝誕慶果如夢始生三日逢重陽啼聲
已覺是英物一門四子誠生光小魚嬉戲已成隊雛鴈
飛騰終作行曉來搔首搜句喜奮筆倉皇書弄麞端
由乃祖積德厚詩禮有傳應異常新醅喜醱蒲蔔綠開

樽共對籬花黄掀髯一笑共引满拜賀箕裘宗派長居士詩曰黑貂敝色嗟蕪郎苦茶兩餅話難詳老嫗糟糠未鼎内漫勞戲絲啼其傍造物寄意知何許慈竹生舍貽嘉祥足歲慈竹不種自生于龍潭之上晚年慰見萬事足無乃宗子為小陽當時顧後悲不孝今日兒女還成行難弟二珠奇男子已角既鹿未角麐先人有後欲昌熾繹思為善寧無常翦開佳色采盈手酒浮蟻綠仍鵞黄喜有詩書起門户佳興吹入秋風長龍潭居士因小字之曰宗驥

名昌朝貢名枋字正父龍潭生四子公其仲也淳熙十
五年戊申周晬陳物試之公惟取墨居士詩曰俚俗兒
周晬羅陳試子材怡愉觀物色揀擇取煙煤志在文章
富毫揮錦繡開弟兄心筆硯伯同父周晬試取硯予豈怨貧哉光
宗皇帝紹熙元年庚戌公年四歲知長幼尊卑之敘隅
坐儼然成人羣兒戲誘不為之動居士口授書再過成
誦終身記憶紹熙二年辛亥公年五歲隣舍焚居士舉
家往救獨留顧家心忽為之動右手脈因轉入外腕外

行至長不變或者以為奇也紹熙四年癸丑公年七歲
誦九經紹熙五年甲寅公年八歲能屬文居士有詩公
輙賡和成章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公年九歲九經
誦畢皆能強記慶元二年丙辰公年十歲居士出入起
居寢食必與俱遇景對物隨事賦成居士以寧皇御極恩
並仕巴州難江縣尉公隨侍之官中途遇太夫人疾公
每夕不寢達旦露香以祈母安孝敬之事與賦詠之什
見之居士日録慶元四年戊午公年十二是歲應舉試

於爐峯陳公欒活度公時度始自建昌問學於考亭朱
夫子以歸公於是受業焉嘉泰三年癸亥公年十七有
題南平萬山亭詩南川觀江漲詩見文集嘉泰四年甲
子公年十八夔部使者毋丘公辟居士為義學理曹公
侍行大井族人陽光遠兄弟邀至飲餞十二月初六之
夕居士吟故人輓詩甫一聯命公書未竟則居士忽坐
逝公於逆旅中具斂含飯扶護以歸盡哀毀問禮於度
公時家禮未見於世公得於師而行之鄉人始驚怪後

皆化焉家貧無以葬公賛兄伯同父請於馮太恭人貿所居之屋以辦大事公於讀禮之暇則悉覽老釋之書而窮其説開禧三年丁卯公年二十一除喪廼為書闢異端以上性善度公度喜曰吾友伯震可謂有子矣乃以太極通書伊洛語録授公俾潛心焉是歲從兄元澤居喪致毁以病不起人以為傳染之疾親戚皆奔避公獨朝夕侍躬藥餌暨歛殯皆身親之人稱其信道篤親族厚元澤即斗山仲子治易篤學甲子嘗冠鄉試主司

以次經年高易置之乃冠後榜得年纔二十三公終身
敬惜之元澤二子嵩昂公誨之猶已子嘉定元年戊辰
公年二十二東書游石室家固窮馮太恭人年高季全
父甫成童伯同父曰養孀母育孤弟我之責也適四方
求師友以紹家聲汝之事也於是往石室時鄉親同行
者頗輕公榜揭獨高中公論始推服教官石公鼎器重
之嘉定三年庚午公年二十四度公以成都華陽宰兼
蜀學訓導公於是留石室因請業焉嘉定六年癸酉公

所與爭已下情所當以近君而通尤因聲以警君聽而有以導爭人僕臣居近君之地始固不敢瀆朝廷之分終必求以達天下之情也有司議宜首選會有各尊其經者以孫朝俊春秋爭不已遂兩下之嘉定十年丁丑公年三十一長子少箕生嘉定十一年戊寅公年三十二鄉黨或稱公事親孝敬可為子弟法且敬公真履實踐之學及門從游者衆嘉定十二年已卯公年三十三馮太恭人疾殆公誠心叩天乞減已筭以增母壽密封

股而進餽一家不得知隣有察知者太恭人病間以告
因以語公而公終不言其事是歲饑一夕盜將穿窬公
覺而視之適有虎躍盜後盜初不知公急啓關呼盜入
避盜得免乃慙謝而去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年三十四
引季弟全父族姪存子登性善之門共叩理學嘉定十
五年壬午公年三十六季子炎卯生理宗皇帝寶慶元
年乙酉公年三十九二月十八日馮太恭人卒公居廬
致毁幾不勝喪有白蛛自燈籠垂下七日始去隣里以

為孝所感夏葬太恭人于龍潭居士之北秋九月兄同
父卒公悲號因感心悸紹定元年戊子公年四十二先
是性善先生於丙戌召對偕季全甫至涪謁其同門友
度公亞夫且謂門弟子曰亞父從考亭受業久於我盡
得易學以歸其往師焉公於是偕季弟全父族侄存子
造度公於涪之蓮蕩師友問答詳見語録公作陰陽消
長圖度公披圖熟視久之謂公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
頓消子得之矣紹定二年己丑公年四十三公既有得

六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在武信四方之士聞公學從游彌衆夏六月遂與心友羅東父宋壽卿偕門人講學於巴嶽精舍究濂溪易通邵子經世橫渠正蒙朱子啓蒙等書理與數咸詣精純各有義疏端平元年甲午公年四十八馮太恭人既没公不復着意科舉而專務為己之學是歲不願就試女兄鄧宜人聞而責之曰吾父龍潭居士博學多聞不得一第以報祖先俯首就試一再調官書窗夜檠篤於教子期見成名而又不幸賫志以没

弟其忍負之哉公泫然始應舉有司發題仕者無數以其藝為貴賤之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公對曰明造化之學者衆聖人固竭其能以勉天下主造化之理者獨聖人必專其任以安天下大宰貫三才以立太平之基非曲於藝者之所能為必達於禮者之所能任考官袁公漸國總得公文而偉之遂以冠鄉選公追念不及親見日涕下端平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性善度公貽書俾公及姪存

子往問於鶴山魏公會魏以命召不果遂於是慨然萬
里尋師入京造性善文函以請業焉謁文公門人毅齋
徐先生聞人心道心之說是歲上魏鶴山書上洪平齋
書上趙萛國楊西巖書詳見文集性善公卒公與弟姪
為之含歛心喪三年端平三年丙申公年五十先是弟
全父從性善於京師者七年文公高弟西山葉公味道
毅齋徐公僑郭公友仁趙公師恕皆得師事之洎歸公
兄弟叔姪别諸老徐先生曰諸公今裹易而西矣嘉熙

避地夜郎淳祐二年壬寅公年五十六避地瀘南是冬敵渡瀘窮搜公與一家相失深入蠻夷之境袖中惟易本義一編絶糧久之同行以不義得食進者公堅却之但采黃精汲清泉以充口敵退張恭人偕子婦俱保全公悉所有以周親故之飢寒淳祐三年癸卯公年五十七與友人宋壽卿陳希舜羅東父向從道黃叔高弟全父姪存子王南運講明呂氏鄉約書行之於鄉從約之士八十餘人淳祐四年甲辰公年五十八恭人張氏卒

是歲樵隱余公玠諭蜀之二年也聞公之學與德檄赴司尊禮請分教廣安而以昌州酒正剡辟公懷敕隱居求志者五年矣至是一出有五載彈冠尚覺忙之詩上余公用蜀便宜十二事上廣安趙守弭旱十事與前進士楊直卿講論先天圖手編伊洛心傳録以導子姪淳祐五年乙巳公年五十九制閫檄公攝大寧秋官公曰昔吾先君子以憲臺辟夔門司理而不果遂今吾獲此豈我緣分致然遂之官趙侯延公講易帥子弟請問尊

禮是歲著本草集方成有昌溪即事等詩淳祐六年丙午公年六十制使樵隱余公推敬之久乃以學博行修恬於進取薦漕使學齋史公以緼於學識無所競録薦憲使勉齋楊公以學問淵源允為師範薦公顧之澹然會炎卯奏明類省公於是攜子入對季全父適薦江西漕來登省會於臨安不勝其樂有與全菴賡詩及樂府與文考功活菴論易有十二卦綱旨書契及咸九四屈伸相感等説淳祐七年丁未公年六十一公雖授進士

勑而初筮告歷畧不復問至是癸卯始訪得之於公安公乃欲以酒官四考成績致仕庶希贈典而部法難之公乃止季全父强之遂俛受紹慶學官以足考第有與星渚趙公德父講學書艮齋劉公進危言書瀆山謝公在給舍欲留公振鐸白鹿書院公固辭淳祐八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湖北漕使袁公鼎東議白荆閫以竹林山長處公公固辭用余制使等薦依選法改從政郎冬十月赴紹慶教官任核學廩積獘均生員稍食為教先講習

而後藝文淳祐九年己酉公年六十三春充忠萬梁山
達州鮮考試官秋充省試别院考官制閫舉改官親民
任以示薦賢之賞公固辭編類武泰志成跋文公啟蒙
卷後淳祐十年庚戌公年六十四編類朱文公易問答
語要有與宋壽卿論律吕納甲與姪昂論學與黄循齋
論易等書作九獻圖五世廟圖淳祐十一年辛亥公年
六十五黔倅缺官郡侯王公以閫檄俾公攝貳公力辭
劄狀至五六上得請乃已王侯以改官親民舉公且以任

郡守李侯卓致養老尊賢之禮請問易學公一本程朱之
正為之卦義朔望講論名曰易學正說子弟諸生記而
録之久遂成書作讀易書懷少年看花行以示兒姪寶
祐元年癸丑公年六十七與稅巽父論啟蒙小傳與湖北
漕袁君鼎東論進學與紹慶守趙公汝廩論易趙守延
公講學公辭奉使都大夫監平舟程公遣禮幣聘公公
辭寶祐甲寅公年六十八先是紹慶秩滿居休至是四
年矣公慨然曰昔者圖考第覬干贈典以光九京意謂

六考滿京便可陳明令法當先陳乞休致遷官然後待
郊始有贈典夫以退休求進秩本心安在吾不為也季
全父自廬陵貽書勉公且責二子不能祇服厥事公竟
不從會黄循齋將漕利東徑以公廉退之節聞奏奉聖
旨依格與通直郎賜六品章服命下之日公不以為喜涪
教闕員梅溪劉公叔子守涪以伊川代大中請郡士宇文中
允典漢州學故事禮公公固辭古愚余公晦諭蜀建閫之初
訪求遺逸知公學自考亭門人遂厚幣延致於涪公力辭是

歲為從子昂訂正讀易記寶祐三年乙卯公年六十九歲夘分司嘉定公就養循齋弭節古戎延公講學公辭季子綴闇幕公迺結茅渝江之東琴書自娛閑軒玩易大監文公循齋黃公明遠趙公鈍齋王公講洛中真率會則為之一出心友請問論學則出時寮及四方之士願見者咸閉關謝有請其故公曰子居闇幕與聞軍國之務而父受私謁延雜賓得無嫌乎寶祐四年丙辰公年七十少篔寓涪公就養有讀易感興樂章是歲全菴

卒于撫州臨汝公命季子逆孤孀以歸而教育之寶祐
五年丁巳公年七十一與壁山楊明夫論陰陽消長與
宋壽卿合鄉士就渝講明鄉約寶祐六年戊午公年七
十二炎卯以閫命往播州應辦糧餉以備南徼會敵壁
居西州蒙古主自將深入公詔之曰大夫出疆苟利社
稷專之可也宜乞師旅策使且調揚兵以紓父母邦之
急開慶元年己未公年七十三敵圍四合斷流涪會以
阻江道公為斷橋之策密上制閫夏江流肅清公攜子

孫就居荆州之白水鎮朝廷以公陞朝官遇寶祐五年大禮覃
恩加父龍潭居士宣義郎母馮氏孺人公泣下曰不得生榮死
而後贈顧亦何益景定元年庚申公年七十四皇上册建青宫
賜爵一級加公朝奉郎又以炎卯陞朝遇大禮加公朝散郎訓
辭曰一人元良萬邦惟慶賜爲父後者爵一級漢制可考也日
者青宫肇建縟禮崇成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以爾有子列於朝
籍式敷殊渥以勸天下之孝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朕庶幾焉往
服寵光益綏壽嘏公詔子曰吾生平遠棄乎榮名何心於此然

君命至重敢輕視乎汝尚勉旃期毋負國九月公苦瘡
卧病凡三閱月未曽有呻吟聲每夜呼二子及姪昂各
以所疑問子姪請曰侯病少間公曰病自是瘡病於吾
義理之心何與於是講論未嘗絶口一夕忽夢文周孔
三聖相接語言夢侍性善講學病間詩曰識簡凝陰消
又長喜些真火熄還生公至是頭童者髮齒脫者齯景
定二年辛酉公年七十五先是戊午族姪醴族孫義方
父子奏名猶未入對至是長男少箕從子昂族孫恪皆

奏名公為之喜且書戒諸子以發榮盛大為懼其各謙
畢自牧循天理杜人欲謹操修毋自諂假有與王希允
書東西天度月令等圖景定三年壬戌公年七十六就
養於峽州至喜亭與親朋講學不倦有與趙傳之論艮
卦義書是歲以炎卯遇景定元年大禮覃恩加公朝請
郎景定四年癸亥公年七十七就養於桃源之廣溪實
少箕寓舍守歲有學易假年天若許橫書長作傍梅人
之詩詳見文集景定五年甲子公年七十八以景定四年

大禮覃恩加朝奉大夫冬十月季子守珍公敎忠之言詳於家訓公奉理皇遺詔不勝悲悼曰老臣父子叔姪受恩深厚君即天也第衰老投閒不能致毀惟啜粥累月以當喪制然心喪則待三年庶不悖聖賢之訓而盡臣子之禮今上皇帝咸淳元年乙丑公年七十九自夷陵還蜀詔子舍舉張恭人之喪改葬於荆州白水之濱命炎卯以捧表恩官甥德新以奉曲江之祀咸淳二年丙寅公年八十玩大學易本義校醫書命炎卯以中奉

奏薦猶子炎巳即弟堂長全菴之子也咸淳三年丁卯
公年八十一以炎卯進秩中奉恩加公朝散大夫命長
子以吉龍泉尉成資辟四川總屬歸侍命猶子昂干辟
渝州節判相會講學命李子炎卯省試畢乞祠侍養冠
猶子炎巳而字之每西望故鄉追思祖禰輒感慨涕零
峯峯以儉德誨子孫秋分書未濟之義以示猶子昂因
大書白雲清風之句於几上十月甲寅朔以易筮遇未
濟因舉下經終於水火不交之說以誨炎卯炎巳王師

以提至公喜舉酒樂甚作詩慶制閫開州寧西之提草書賀友人趙德父入侍經幃庚申之夕感異夢明旦呼子孫以夢語之竟日歡洽辛酉詔炎卯將旨護別省壬戌分果核遺子孫僮僕應接親朋有喜色癸亥黎明興坐於牀呼諸孫娛侍語以家事溘然而終咸淳四年戊辰二月十六日合封於江陵府松滋縣堆玉坪香爐峰寅山之原三月制使節度曹公據合州文林郎任榮從政郎王震午杜申孫潚鴈友唐夢震趙酉泰度武修

職郎李純午蒲聖用馮南載何甲龍杜炎巳胡醴正奏
名張覺費巳孫等所陳具奏曰頃者恭覩玉音搜訪理
宗皇帝聖朝名臣文行内有山林官卑職微而事實可
紀忠義之節顯聞於時隱逸丘園孝弟之士事迹灼然
者亦合立傳姓名行下取索行狀墓誌奏議等繳申者
臣濫膺閫寄敢不對揚竊見蜀之人材乃岷峨蜿蜒之
氣國家涵養之澤三百年間彬彬輩出自有蔽難人物
彫瘁殆若曉星臣在蜀五年僅得朝散大夫致仕陽枋

生於合州巴岳之陽字水之上弱不好弄趨尚不凡長受業於文公朱子之高弟禮部侍郎侍讀度正講明理學最為精切繼在涪陵從布衣晏淵游晏亦親受業於朱子者一見即授以師傳易學於是屏居家山以所得於度晏者服膺焉其平生大概事親盡道孝行著閭讀聖賢義理之書闢佛老異端之説齊家以禮訓子以忠睦族以義處友以信日用躬行於天理民彝殊無欠闕五旬擢第五載遯身懷勑家居閫臣推挽俛就冷官齒

僅六旬慨然不仕投閑二十餘年治心養性尚友古人以求道為工程以貪名為深耻家庭之內和順有則二子俱叨奉常西蜀人士交口稱譽之年踰八袠遂以考終有門人所集易說圖象講義等十二卷其文皆有益於世教允謂一國之善士宦卑職微隱逸丘園遯世無悶實有可紀令合州鄉士文林郎任滎等所陳陽枋平生學本朱氏孝行足稱請以其行狀文字繳進乞加旌別以示風化且其子炎外官叨中奉爵列男封願移其

子之爵用表其父之名臣敢以實聞仰稱明詔欲望聖
慈特與陽枋下史館立傳不但發揚先朝嘉遯廉退之
士其於砥世礪俗實非小補所有陽枋行狀易說等書
輙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八月初三日繳進入内二十
八日奉聖旨付後省看詳

咸淳戊辰夏二弟自臼水墓廬以叔父字溪大夫年
譜見示昂於巫陽三復感愴追惟我先代志尚詩書
伯祖父從政孝親最篤積學最勤高尚好古不同流

俗伯祖母馮孺人歸于我默識詩書恪順吾伯祖之
志迹其所為皆孝慈陰德事誠有二程夫子怙恃之
風伯祖龍潭公詩以紀叔父之生日晚年慰見萬事
足毋乃宗子為小陽宗法以有爵者為宗而陽氏科
名由字溪始信不偶也叔父自少至長以誠敬為德
以伊洛為宗有由來矣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聖
人之誠純亦不已之事竊以自明而誠者求之則吾
叔父其人乎叔父自幠其聞道之晚汲汲孜孜其窮

也不去貧賤而遠從道學之師其達也不樂仕進而一求為巳之學蓋發憤忘食而終日自强樂以忘憂而一物不累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故其晚年理道則不勉而中答問則不思而得始於曲能有誠終於至誠無息吾叔父有焉昂懼後之習其書者或以其無事以娛餘年遂謂叔父無所用心則誤矣於是乎書

七月戊寅猶子昂感泣拜手

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

滎陽世家出帝高陽春秋時在魯晉楚者皆其胄也漢號玉田氏其後繁昌耽裕襲哲尼固休之惠元思義為嶠城咸著節義為時聞人其在蜀者曰謩自漢元嘉與龔滎諳巴郡太守請分置墊江郡曰皐佐昭烈與趙雲齊名唐末曰安仁起兵綿竹輔王建討全忠厥後子孫散居緜以東國初君進谿武信鳳臺派為合之巴川縣小龍潭後覺里人四世而至於曾祖明字周臣以陰德孝行聞於政和間時人為著陰德集武信有異人號淨

眼師陰德公將謁之師先一日命左右曰巴川陽公將
至矣已而公果來師謂公佛地位中人將傳心印陰德公
辭曰綱常之大如之何其廢之妣梁氏繼仲氏祖熙載
字應祥登紹興二十年天府書樂善不倦守道固窮號後覺
先生妣康氏父景春字伯震德行文章為時師表捧乾
道元年能書以寧宗御極恩官至從政郎累贈宣義郎號
龍潭居士妣普慈馮氏懿行淑德見於禮侍度公誌銘
贈孺人淳熙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時實生公于後覺里

巴字溪之上名昌朝甲午以枋名貢於鄉字正父小字宗驥行第二師事考亭高弟性善度公正蓮蕩叟公淵盡得其傳登淳祐辛丑進士第懷勑五年俛調昌州酒正攝廣安學官大寧理曹陞從政調紹慶學官攝郡通守志恬退隱居不仕利路使者聞於朝加通直郎賜六品服累封朝散大夫咸淳丁卯十月十日癸亥辰時考終命年八十有一門人因所居字之曰字溪先生公取武信張氏唐相曲江公之裔先卒贈恭人二子長少箕

登景定壬戌進士第令修職郎李炎卯登淳祐丁未進士第令中奉大夫巴川縣開國男又全菴之子炎已為子蔭登仕郎孫男四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二人玄孫一人咸淳戊辰二月既望葬於江陵府松滋縣香爐峯堆玉坪寅山之原公生有奇質岐嶷知長幼尊卑好美筆墨簡策終日端莊巍坐羣兒戲誘不顧也龍潭居士口授以書一再過即成誦九歲畢九經屬文如成才居士有詩曰詩書有味嚼逾美編簡無花開自香公和曰文

章不數向歆董姓字須教班馬香宿儒龎子淵試以大旱汝作霖詩公賦曰豈但流王澤應須沃朕心時人驚嘆成童博覽羣書綱常名教之道古今治亂之源莫不洞貫醫藥卜筮之書天文地理之學射御書數之文咸精通焉時鄉賢性善度公正自建昌受業考亭以歸遂徃承學公慈孝出於天性侍龍潭居士刻不忍去夔部使者毋丘公恪羅致居士為夔理曹公年十八實侍行甬兩舍居士夜坐吟輓故人詩曰五十三年墮鬢魂一

朝埋玉骨方溫公然釭秉筆書未竟居士忽坐逝公於逆旅中治喪扶護時偽禁嚴家禮未見於世公請於度公而行之衰麻斂奠一遵古制先是龍潭公居官日有勸以俸金買良田為諸子計者因笑曰教子當以詩書田宅非所以愛之也暨歿而家四壁立無以為葬公贊議貿所居室廬以奉喪事自是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躬植蔬果以供慈闈廿旨年三十娶曲江張氏馮太夫人以子舍食貧為懷命出居營生甫月餘與張夫人私

相謂曰忍以生事虧定省乎廼亟歸侍奉菽水勤溫清咸得歡心爨烹沃盥躬服其勞有代已者勿許也一時鄉父老詔子弟孝養者率稱公爲法焉馮夫人疾篤公露香祈天減已筭以益母壽密刲股以進太夫人絕而復甦延七年然後終公執禮過哀有白蛛垂倚廬者七日閭里聚觀咸稱孝感公尊祖奉先孝敬純一居室陋家廟務嚴潔家雖貧烝嘗必備禮每祭必思祖禰嗜而薦之濯漑瀧罍必躬必親前期致齋至恪及祀之日涕泗

嗚咽不勝望松楸悲惻感慨晚歲私謂二子曰吾於考妣夙夜追憶夫以大舜夔夔齋慄多歷年所猶終身慕之況庶人乎吾未冠而孤僅獲事母數十年雖粗得歡心母殁十有餘年始叨第無親可榮只髣髴終身之慕而已二親時若見之愈敬愈孝不敢越足於天理之外此心八十餘年不曾向人道也公於兄弟極友恭事伯同甫昌泰如事父同甫粲疴公嘗藥侍疾衣不解帶暨終以哀號過慼心恙何氏姊嫠居數喪不舉公竭力營

之鄧氏姊晚無依公迎養亂離必載與俱姊性嚴急寓
荆州卧病久左右莫能承其顔者公年六十一矣泣下
曰姊吾所與同胞性之寛嚴吾善能順之於是躬藥餌
親饋食問所欲而敬進之晝夜不解衣者累月與弟季
全父同居怡怡如也人無間言避地夜郎全父疾殆公
密禱曰弟幼得父母之歡心長得伊洛之正傳今疾革
矣而猶未有後其則既有子可承祭矣生且無益於時
願以此身為弟請命弟因感異夢疾乃瘳全父負四方

志考亭高弟之在東南者皆得及門後終於臨汝猶子炎已生甫數歲孤孀無依公命季子取以歸教養如己子而以咸淳郊陰官之從兄昌臨喪親致毀寢疾人不敢近公獨扶持始終不懈比斂含皆於公之手焉陽氏世以詩書傳家故俗黨未嘗輕去貧賤凡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無以為行者公咸經紀之鄰里鄉黨友助扶持曲盡其道友人李發明在縲絏中而非其罪公往他郡為之求救李豐其行槖比返僅靡扉屨餘悉歸之

李曰為人忠交友信正父是也蜀有敵難避地夜郎山谷閒會敵犯瀘叙公與一家相失獨深入不毛絕糧久之同行有以不義得食進者公堅却之但汲清泉茹黄精以充腹惟易本義一編未嘗去手敵退而反張夫人及子婦亦免於難親故罹禍者十八九公謂張夫人曰吾家幸保全天其或者全予以周衆人之急乎於是悉所有以給困乏嗣歲張夫人卒幾無以為斂鄉人或有以飢渴為心害者公嘆曰是可不亟求正乎乃與弟全

菴南午姪存菴醇友人宋君如山羅君仲禮朝宗陳君晰之黄君應發舉藍田吕氏鄉約推前進士黄君應鳳為長合同志行之正齒位勸德行録善規過又與李君發明講明鄉飲之禮於以維持孝弟忠信之風一鄉化焉公幼居喪讀禮暇則取釋老書閲之輙洞其源委而嘆其虚無也免喪為書深詆之以謂性善曰吾友伯震有子矣迺授以太極易通伊洛語録公讀之自謂聖賢之傳可以心會堯舜君民可以身致也於是專意理學

其要以誠意正心為本而於日用常行間實踐之會性善以君命召公請曰先生東矣吾將誰師性善曰篤志四書以為綱領而求其放心可矣且曰涪陵蓮蕩旻淵亞夫遊紫陽之門最久盍往師焉遂與弟全菴姪存菴東書造之旻門庭甚峻惟難疑四書至問易則正色斥絕公固請不已蓮蕩察其志之專乃曰子於易有何所見因舉所作陰陽消長圖以進旻熟視久之喜曰旻欲作此呈考亭而未也大抵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今

子得之始可與言易也矣乃以一正八悔見乃謂象之旨思無邪毋不敬惺惺法授之公豁然有覺故因雨後賦詩有曰霹靂一聲風卷去誰家水館夕陽天後爰公殁性善入侍經帷祈歸弗獲公乃萬里往卒業親朋交書尼之而志愈篤過廬山詩曰飽諳風月歸庶幾無虛還謁元公祠曰圖由自得前無畫道未嘗亡今有書既造性善函丈質問不怠居數月性善語之曰子學問包括只欠一以貫之因曰但收放心令勿忘而常敬自然隨

處透徹昔東坡譏伊川拘伊川曰吾日履安地數日公
請曰自體認師言真見得伊川所履真如大官路快活
氣象使人寢不寐脚不住性善矍然曰子胷中透徹矣
當時曾子專用力於内蓋如此也毅齋徐公僑時在朝
公往請問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語之曰道心為主
人心聽命元只是一箇心人心不流於人慾道心不流
於虛無便是察得精了心與道一一則不二此便是中
公欣然有得鶴林吳公詠平齋洪公咨夔鳳山李公性

傳鶴山魏公了翁敬公為學咸器重焉度公寢疾公與弟姪侍側講問不絕口曁歿公與同門友為之斂含執喪後朝廷贈典訓詞曰臥病於數千卷之間性焉已盡斂含於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則一時師弟子講學之懿已蒙聖朝之知矣於後公憶師之詞曰求之高遠則昭乎目前索之淺近則浩乎深淵無臭無聲存日用間引于於寬夷而弛其縛束縱于於大壑而辭於溝瀆涵詠師言惟日不足公歸蜀會湛溪李公孜將漕梓東蓋

考亭高弟方子之弟也遂往謁焉李公語曰弘毅二字不可偏主又曰士纔有一毫希慕之心便是慾公既聞道於師隱居求志不復以貧賤憂戚累於心闢靜室鎮日獨坐自驗此心未應事物已前本體氣象因語學者曰吾心本然之天明鏡止水即所謂未發之中也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即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釋老之所謂明鏡止水者靜而無動者也吾儒則靜亦定動亦定靜而動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須要見得此七件如何

是正如何是邪覷得分曉每事行教徹頭徹尾便是致知力行事業學者先要見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貫令為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後枝葉從此生出明德是先理會大本似鏡子在這明了看有甚來便照破他妍醜分明令時人空只要隨事做教好而大本元不明若大本明時隨事付去便不勞力心未定時難開眼眼堪開處便存心要識得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操存舍亡意思大學定而後能靜境象存得心時眼界一番別一番

義理一日明一日心思不可太遠去得遠了必間收拾
不來壓捺不住雖應事接物只是在這裏其對待不過
尋丈間自然事去了心只在持守須定立志須高當使
頹波砥柱疾風勁草天理性之善也以語人孰不曰此
所當循而終玩歲愒日莫之能由也人慾情之惡也以
語人孰不曰此所當去而終膠固沉溺莫之能違也其患在於
不能制心意是出萌底志是大槩向去底誠意是合下
初萌時便誠誠者物之終始誠意到處便有物不誠無

物須是致知格物物知得這物理方會得誠若知尚未致只是冥行索途誠之一字平時雖是涵養體認得明亦須臨事之時更加提醒自然私意不生克伐怨欲謂之四賊克謂好勝伐謂矜伐怨不自責而怨人欲是私慾所謂不行者此四者不是便無却元在舍裏只是牢固關鎖不放出門若關閉不牢又走做事夫子所以曰可以為難只是掩遏不使出來而已仁者則渾然天理此四者不在其中矣定而後能靜誠是喫緊學者於此如

隔煙霧如隔紗窗所以閃爍不定更如何會靜心既不靜萬境變遷七情馳逐相鏖糜纏縛有困而悔悔而覺者有乍覺而遄爲所引去者有終身懵昧全然不醒者或謂大丈夫須要淫坊酒肆處處去得公曰學者初得入學之門便學隨波逐流不得且須恁地斬絶待撲殺了四强賊刦洞開門戶向來沈晦見和靖問子見南子尹云不得不見沈曰先生敢見否曰不敢問何故曰只爲未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處也愚佩斯言以爲學者

當隨分量漸進如閑邪存誠成性存存雖成德之人亦須要無時不謹也約友宋如山自以步月林下心無一事想象道體恍然若游太虛不勝其樂問者公曰此是曾點莫春舞雩詠歸氣象夫道體不可想象要在實見得分明則太虛便是自巳心胷何止恍然若游而巳林下步月只好驗夜氣但恐只見得靜中靜須更識靜中動動中靜則晝遊通衢無非林下步月亦無紅衢紫陌之所存矣或問一日十二時中無背理傷義之事公曰

此言恐失之太快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須是自覺尚有
不克盡處深自省察學者當於念慮一萌之初剪斷私
意只令向中正一脉裏行莫待到事上方覺便是悔亡
底意思乃作求放心箴曰人秉良心萬里包括心有動
靜該貫事物方其靜時虛靈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别白
應感而動理慾萌蘖同行異情遂判得失以靜制動何
事非得動而忘靜為是物役求則得之罔間食息放不
知求蔽固没溺愚知聖狂相去然忽危哉微哉聖言不

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嘗曰愚平日只於人所不知而
已所獨知之處用功是則進非則亟加剗刷求以仰合
前賢有所不能則朝夕汲皇而已不睹不聞是已所不
睹不聞獨是人所不睹不聞其極只是思無邪無不敬
大庭廣衆與暗室屋漏無間無過一箇敬誨門人曰吾
人如今只用心於内求仲尼顔子樂處曽子忠恕一貫
使心中義理如日之中天則六合之内不遺微小容光
必照無往而非日之所到也愚之學只是見得一句明

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終日孜孜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或問思無邪之難公曰此不過念頭初萌時着功夫便似船開頭乘水脉様到是行處十分要照顧兩邊無令觸礙直待泊得安穩方是得所止處

或問欲字善惡相半耶多惡少善耶公曰善亦未曾少萬事萬物皆有善惡存乎其間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天理處便是善徇私慾處便是惡可欲為善欲善而民善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欲無言欲行王

政何者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凡所欲好處便是善矣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微一邊也道心純是善人心該善惡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便是道心四肢之於安佚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便是人心大率人心自血氣中來道心自義理中來也語門人曰君子以一身應天下之萬務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當然敬則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爾性中仁義禮智發為孝弟忠信百

行萬善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所謂在中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焉中自在也其運用酬酢動容之間嘗難於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莊肅謹恪耳目手足心思念慮無一苟焉思有以見夫所謂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終之及其涉歷之久應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毫釐絲忽動與中會而不容爲言亦可謂小成而已矣夫道不離乎中事不離乎中中不離乎心停停當當渾然自然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考

程子論浩然之氣一章是見得孟子十分透徹知其為坤學故以直方大配之也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以復加蓋自太極而觀故有陰陽氣理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清明醇厚底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禀之性焉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底未在成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弊理氣雖同得於

所禀却於向上底數層别了譬之傳神漸模漸差不是

當初真的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物生處便鶻崙說謂

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之其辭便窮了公祭

蓮蕩㬥反先生之文曰先生在寧考朝毅然志道萬里尋

師閱三年而後聞易於考亭以歸十有餘年至戊子而

先生之學始傳又二十餘年至淳祐庚戌配食於北巖

而先生之學始顯甚矣道之難聞而難行也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古之聖賢其道不見

信於當時而終必行於後世者窮達之勢使之也何患
焉蓋公以戊子歲師事旻叟公至庚戌長北巖堂實旻叟公
配祀於伊川之日也公之學有自來故遠近信從者衆
公於是循循善誘隨其氣之淺深而語之故聞者皆欣
然動悟各有興起當途達官聞風而慕爭延置尊禮而
考德問業焉公曰愚意雖不在仕進却與同志之士講
明義理庶或晚輩樂向此邊則異時以扶植正道開廸
人心吾亦不為素隱無補於世也此時正學漸晦汲引

晚進尤為急務宜於後輩中擇其氣質可與語道者羅
而致之使食息言語步趨皆有涵養將來成就出為世
用必有可人意者時有執經習時文者公語之曰本經
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為科舉之學耳周官乃姬公
治國平天下之法制然皆自正心誠意中一理流出須
於聖經文辭義理向上體認聖人之心見得莫非天理
流行異時此身得君行道舉而措行便是周公事業若
其不見用於世則亦可施之於治家治身家與國元只

一理只規模有大小令人讀書了專用諸時文身與經自為兩途到底有何濟益如論孟都是說心法治法大學中庸皆然詩是心之吟詠書是心之典則軌範春秋是斷案易是包括總統心性之書都只一理也為學者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爾看將來如今世上後輩明敏聰慧者甚不少只是着意時文涉獵聖賢紙

上語才講得些子便道已曉了殊不肯潛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原其所以然都是舉世利名相靡相尚師友講磨父兄教詔妻子期望朋友里閭稱譽贊嘆不出乎是引得人飛揚馳逐無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要道是乾父坤母分付來底他既肯順從父母之命却要在天地間立身只道父母寬慈都不管共為子職底一分不知將來作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嘆汲汲自照已身恐有人亦如此此為吾浩嘆也考唐虞成周

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
幼至長安其所習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時則難矣
春秋方趨向功名夫子專向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謂狂
瀾之屹然者顔子獨稱為好學此豈特七十二子之學
哉志學聖人而已惟志學聖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會
於人心惟危一邊全然斬絶了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亦不止於怒過二字夫子舉此以答哀公亦必
有意以愚觀之喜怒哀懼愛惡欲雖均為七情而末後

勿便以為是便須勇猛自克加磋磨底功夫做得十分好了潛晦勿彰亦不必着心掛口却别去做一件縱做得萬件都好且歩做一壁思量天地廣大不言所利而生生無息是如何到那時節無一可說便是夫子予欲無言處也自不必言矣凡人生世間光景無多而汨没利名敝固纏縛自少至老只在大黑暗中啾啾雜雜未嘗見一點光明所謂醉生夢死究竟何為縱有伊傅周召爵位而無伊傅周召功業瞑目之日與草木俱腐更有

誰人稱道邪爵祿富貴既不關已而方寸義理不明大有可憂者在此愚日夜兢惕惴懼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嘗又曰今之世望穹職尊不以富貴自高則怡氣養體孰肯篤志斯道縱有意翻閱亦不過資舌本懿文華而已去聖賢豈不邈乎逕庭耶又曰今人做功業終不及得天地生成萬物底盛德大業說做文章終不做得太和春溫萬物生意百卉妍媚中和氣候欣欣榮盛底氣象做到甚處終不及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況只是

貪榮競利的一邊教做他天地内零碎的亦不能及也
記夔州明倫堂曰帝王為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設
明倫其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
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有五天所序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所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
學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
皡皡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
益明而闇者復其所以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

下哉國朝學校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汩士浸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佔畢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乎前盪耳目而動心志

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轇轕得失判於呼吸毫釐而迥庭霄壤矣此士之所以貴乎講學也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善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於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為天地萬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其可不是之先乎又曰今時圓冠方屨極情致思於科舉之學而自已性分絕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治道日衰時事愈促此時正宜講明學術德行為先刊剔人心之蠧引之

於聖賢逕庭於夫人動容出處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
處痛下針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月娛情悅目美倒
世界正坐於此又曰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顏閔之德性
游夏之文章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
筮仕浸溺於名利物慾之塲道機變為趨時以圓轉為
了事矮窗殘燼生菹菜根如隔幾塵而講故書守故步
者便為羲尊禹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矣讀書之法始
入頭在循行數墨記念成誦其終在精思潛玩觸類而

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是古人言志底究何益哉夫道與事不兩離動容之間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之間若能體認必有以會萬有於一原合散殊而無間者焉語諸子曰性分義理用功既深覺得胷中浩蕩則當詳悉討經究史觀聖賢心法治法規摹制度所以防情立極曲盡古今事物之變與夫天文地理風俗物産其間推遷更改淳漓厚薄治亂興亡之故一一看過使自心通曉然後見得為國為邦

致理制治自有時措之宜如此方為有用之學不然只是談經說史秀才與打坐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古人之道不是觀會通便了須要行其典禮方得不只繫辭便了須要斷其吉凶方盡夫子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須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旦得君行道須是使天地萬物四海九州含靈動植我有酬酢對付他教各自順道理的着數手段方可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若猶未也只是

喘人自欺愧怍亦多矣又曰天地是一箇大包裹萬物盡在其中相爭相摩相誇相耀而不自知特滄溟中一浮漚沙礫耳此說正欲學者大着心懷令與天地同其廣大則自見得世間萬事萬物都不濟事心體虛靈豁然大公仁道流行富貴利祿紛競馳逐從此剪斷此知崇之學也又須觀會通以行典禮春夏秋冬生長斂藏富貴貧賤升沉利達少壯衰老飲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一接應酬酢各得其宜把前日高明廣大道

夫豈必待閒則合下莫染吏俗如顏閔様方得又曰伊洛之學只為朝廷崇尚所以人人熟讀用作時文退而觀其所行斷無真履實踐要是人心元不好尚此學乃與受業者曰賢輩欲獵科第則工時文可也若欲求聖人之道則當體顏子貧而樂曾點詠而歸胷中意思方只是學語門人曰讀書只是說一徧過却有何益如講孝悌二字須是我身分中日用常行能事親能事長方是體認得孝悌的意思如講忠信二字必是我真個為

人謀則盡忠於人為國謀則盡忠於國與人交則盡信於人方是體認得忠信的意思時事雖攪擾不可以此止進學之心只管理會自家功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正看人操守昔文中子與門人講道河汾後來皆為明時輔佐豈非多難之時正是養成治世人才出來乎公尤喜易嘉熙間與弟全菴姪存齋偕宗族朋舊避蜀難於符陽溪間采薇茹蕨拂石傍梅隨事觀理即象玩辭患難厄窮而不改其樂分教廣安郡人前進士楊君甲

率同志問先天圖義象數之學攝大寧理曹趙侯汝廩闢鳳山堂請公日講一卦命子崇樵師事馬侯於是相與講明易書答問往還逐卦各有義疏梓部使者循齋黃公應鳳與公俱事性善每以其同得於師者相與抉象數之蘊而發揮之約友東山宋公如山講明文象令戴易編長涪北巖書院李侯震午劉侯叔子尊禮請問乃作三陳九卦等義疏時南疇趙公震揆之子子寅為郡民曹因從公問業就養於夔李侯卓率子弟請問公

四爻皆是方寸間事斂而為一散而為萬隨取隨足隨
應隨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自然學者須要十分
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縱未到以一貫萬亦會有五六分
浸浸不已豈不涣然怡然矣乎又曰易中天理元只以
一貫萬曉得一義衆義皆通見得說不得非是不可說
蓋條理爛然盈天地貫古今不容枚舉縷數聖人也只
提起綱要不容以盡言此事只要力行而已又曰今時
易學不下千餘家皆能釋字義講爻象說道理而迹其

為人則徃徃與易不相似則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傳言人事最切晦翁說易於卦爻義最精而二先生非筍言之實允蹈之後學於此折衷焉可也又曰玩易只須四聖人卦爻彖辭平易思量去使純乎天理之正勿以後世人偽私慾參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見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潔靜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純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穩快樂行得徹頭徹尾時是甚次第更說甚王侯卿相與夫釋老昇僊入定驚動天地到

此便是剥之碩果不食伊川言剥於上則生於下人生至此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又曰河洛兩圖是道之體用只是要入身子體之為難只如孝悌二字一日十二時中有多少未盡善處須要行得似曾閔充而至堯舜方是極頭又曰夫子彖象繫辭傳是多少分明顯著若説道理斷只用夫子為準不過更與詳明之而已易元無出於聖人言語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又曰易

初未有物當未畫以前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忽然至虛至靜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嘗跋啟蒙卷後曰易有象有數與理與氣而已矣著書立言發鑰是焉者也理氣妙於無迹其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可見其用該理氣而神精粗顯微豈有異致哉又曰易聖人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窮理盡性至命通晝夜知生死無一不本於易只謂世人不能潛心體玩反折於二氏又曰易

與春秋相為體用易便是春秋之體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春秋易在其中矣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於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賞勸懲於一言之間精微妙密曲盡當時之人心天理而警省萬世之人心天理無非闡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極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窺蠡測言語盡而文辭釋也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聖人言近而指遠簡而博淺而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損只當默識

心會而已所以伊川終不肯解釋畧說數條以開後學文定不得已而釋之其間盡引伊川之言其餘皆參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當時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則此書當研精熟玩而未容以言語盡也又嘗曰歲晚衰頹無復長進日夕靜坐期欲萬想不萌於心而未能也時玩所通之易廣而充之義理無窮愈精微而愈廣大至於莫可為言私竊浩嘆公年八十曰吾老矣掩門几坐於十二時中觀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轉就其間求乾健

不息之理而捉摸不能徒竊浩嘆聖人逕庭不可到又曰吾詳玩從前書見得越難為言越不喫緊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見聖人立卓殊不可及也已又曰某年來晝日潛心終夜靜坐見得萬物生生化化皆是易道彰著發見中有箇自然體段加一些子人為私意不得纔一毫差便不是道自家心自曉得如此而著言不得安能以筆舌既邪有能同行止坐作隨便得一說方見得乾坤妙用日日時時在日用常行中流轉此是聖人觀

會通以行典禮之事多少快活處公謂易固形而上之
道而實前民利用之書吉凶悔吝都切近日用常行文
公本義只於占筮上說大槩不使人求易道於高遠因
欲取諸家卦林而折衷之覽究甫及旬日而考終夔州
卧龍山讀易書懷曰萬户千門鎮日閑無邊風月隨人
好灞城花柳斷鶯腸芳菲易歇天難老又詩畧曰春樹
紅顏能幾何萬里封侯成蹉跎河南布衣正婆娑
却笑因風想玉珂未肯巖前捫翠蘿商丘不唱採芝歌

獨深於易如鄒軻紫陽真人聲相和蓮蕩歸來揚其波
我傍梅花讀遺書不知紛紛坐久落花多涪州北巖玩
易有感曰樂意相關鸎對語春風徧滿天涯生香不斷
樹交花箇中皆實理何處是浮華收斂回來還夜氣一
輪明月千家看梅休用隔窓紗清光輝皎潔疎影自橫
斜觀其詞則其胷中自得可知矣公弱冠即辨異端之
妄乃辭而闢之以上度性善其畧曰甚矣人心之易惑
而難曉也世道之易頽而難挽也夫老氏清淨之說起

於漢文釋氏寂滅之說始於漢明非先天地而生首帝
王而出者當時無卓識之人以拔本塞源遂使蔓延而
不可止迨至韓愈始排斥之然二氏之於中國歷數百
年入人也深而欲禁之譬如隄已壞水已決而遏其流
不亦難哉又與李涪州震午書曰老氏之說信者尚鮮
而佛之說則彌近理而逾亂真趨者瀾倒不可拯救反
謂其說足以籠絡天地司掌造化天下之道不過小小
智慧終不足以盡其方其光明照見十方而極其至也光

明洞照亦不足以了其義是致小根小器陷溺其中而竟不知所以立佛乃生於周昭王時猶未入於中華至漢末始盛行非先天地而有其棄三綱五常尚未暇論而其說謂出入生死願欲必從非一世事理所能究竟何嘗免得生死遺得一世事理哉嘗答大監寶謨文公復之書曰蒙教學生讀釋氏書其向在憂中詳悉諦玩者二年知其樂性中天地遺眼前世界一刀剪斷萬想不着是大丈夫方敬得底事但家世業儒骨非禪客只

謂自解即見性閒解非真性頓悟即正覺聞悟非真覺開眼合眼都只一般今生來生了無二致所得止此三緘其口久矣時有請識蘭若作興者公曰游定夫晚入禪學文公每為不滿橫渠從佛無所得而入聖人之道極為二程所敬故某恪守先儒之言非聖人之書不好也自信殊堅所諭文字理不敢筆也夔禱旱貽書李俣曰令人禱祈從事佛老以徼福夫釋老所尚者素修紙幣之虛文也天地之心可以虛文格乎況陰陽寒暑雨

初為科舉文一本理學不為時尚丙子鄉舉有司擬置首選而復下之馮太夫人歿公益無仕進意端平甲午公年垂五十矣曰進取非吾願也女兄引龍潭居士責望意勉之強而後可遂冠鄉選庚子類省奏名公泣曰禄不及親烏足為榮姑羅青衫以酬先志足矣懐勑五年退居不調棋隱余公玠聞其學其德檄分教廣安而以昌州酒正寄績然非公志也故謁謝有詩曰一名絆脚真成笑五載彈冠尚覺忙時郡境旱公條弭災事以十

自悔為勸時守趙君汝廩傾心焉境內嘯聚相扇衆不下千首惡謀掠府公勸以計執之有欲營救者公曰除惡務本若渠魁罔治患其已乎乃置之法賊之繫獄也告匿贓家白金者累千計公白府曰賊未刑有證對猶懼蔓延況已刑乎若窮詰必殃無辜縱得贓闔臺將以郡利其財而入之罪也守悟舉牘焚於庭人情乃安公又請榜諭鄉邑凡能捕寇以贓代賞脅從之人能斬賊首以告者除罪行賞由是佩犢之風稍息公嘗鞠囚有

殺妻自誣者曰盜殺吾妻若子里正憚追捕寃久不獲仲公察其文辭視其衷服猶有血汙公白府窮鞫遂伏辜是歲歉而閘糴不免焉公曰當於不得已之事求得已之策請先量户産高下均敷糴數然後分委仁廉之官體訪旱荒如一分旱則十分免其一餘視旱之輕為差役糴辦而民無怨矣郡庠規矩一本白鹿先德行後文章尚理致黜浮薄時學廩久乏核積弊乃沛然令官俸給悉舉以俾掌計比還故里朋舊候諸途覿敝簏中尚

不滿千錢大閫繼檄大寧秋官公不得已承命過瞿唐賦曰可奈紅塵飛白羽不容黃叟卧青山曁至官有麗於獄者公於其始至之初引問矜惻以誠信開諭之人無不感悟以實情自達故未嘗施一刑而獄具由是案無淹滯千里不冤趙侯汝廩宜其公郡幕遇數十年盤錯之訟公一再翻閱不一二日之間明辨剖决迅雷不及掩耳而予奪無不得情吏無所容其奸民不可施其嚚險健訟之徒皆相告曰陽公廉明事一經其手則他日

無復措翻騰之辭者吾曹謹毋以訟至公府也時掌秋
納公闢其場廣數十步令納者聚米其中植旗以識而
退毋喧嚚紛爭然後探籌呼名納者始得入令自槩量
自入倉胥吏但於場外唱籌書數而已從前轉移輸納
之苦塡擁抄撮之患頓息公職教黙中其教以講學為
本課試為末擇鄉老之有望者悉加尊禮以儀後進由
是逐末知本尚吻者革心黙之文物至今彬彬然也黙
民火種刀耕禾僅充腹闔例行糴餉公請蠲之以少甦

民力歲霖潦公以書詣府曰千里之地無土稔金穰之證有木饑水毁之災雖天心未必非仁然人事尤當加勉竊謂賦斂致沴之本除常賦外悉宜蠲免訟獄致沴之由除重辟外悉宜疎放力役致沴之端除城繕外悉宜停罷災傷之處悉宜加體量賙厄之家悉宜加優卹古者水旱皆禱於社非但索之紺宇琳宫而已太守王公謹禮納其言嗣歲書有年來年生於芹宫三岐一兩岐二守歸美於善教所召詩載郡譜中公在端平初萬里

尋師入京時端人正士布滿朝廷皆天下人望而未有
建明乃以書謁平齋洪公咨夔畧曰朝廷有正心誠意
之君臣則天下有正心誠意之善治厥今在廷之臣正
心有言誠意有言中庸大學之外洗心以易又有言君
臣講磨不爲不至然求之治道則吏不免於貪鄙士不
免於浮薄民力困匱軍實隳廢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
竭中外岌岌未如之何推原其故則制度綱紀不立之
故也夫亂生乎小人治生乎君子是理也三尺童子皆

武若用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是甚次第今時那有此差遣耶嘗上鶴山魏公了翁書曰今日大開斯道興起之一大幸會而亦伏斯道消靡之一大危機聖天子躬親萬幾憤積年憸壬之蠹國一切掃去盡收名名德宿望儒術老成之士布列朝宁側席傾心希冀太平此斯道興起之一大幸會也然一二年間獘日益甚治日益遠上之心苟厭且疑則小人乘間羣起而投之豈非斯道消靡薄蝕之一大危機哉嘗思今日之事不患

天下之積弊靡而深惟患士大夫之積習專而忌專則任己意而常失於私忌則忽人言而易違爭理所以君臣上下竭思盡謀而弊終如故此無他未能公天下之心也今日之事豈一智一能一手一足所可為乎高宗中興雖得一傅說而旁求俊乂必合天下材能此所以為傅說成王守成雖得一周公而常任常人必合天下之智力此所以為周公聖人之心何一毫專與忌之有哉上淮東帥信菴趙公癸書曰竊聞勝不可有矜心負

不可有沮心勝者負之所倚負者勝之所伏一勝一負皆
有機焉惟善於用勢者能識之耳上淮東帥西巖楊公
恢書曰知一心與天同其大而天下之事不足為矣夫
萬事根於一理萬理根於一心是人之一心統萬理而
應萬事其大與天地等世之人不知大其心徒汩汩於
事事日以衆心日以小屈於嗜欲屈於富貴屈於貧賤
屈於患難生死紛綸雜揉莫知紀極盡亦以天地之大
立其心哉時洛帥既還公是以切切言之也時樓山李

公嗚復為中執法倒屣延公問以時務之要公對曰竊
聞廟堂在恢疆愚以為所急者在厚根本士大夫積習
私慾漸染成風朝廷戢貪訓廉之詔雖屢下奈何此弊
疣痼三十年矣夫在位者剛惡與柔惡均為害民如欲
天下平治在乎守令守令得人而擇守令又在乎監司得人
蓋守令者養民之本致治之基監司則又守令之表也
樓山極嘆服淳祐丙午上克齋游相國書畧曰扶立世
道開物成務在乎士大夫之心今日士大夫之心何如哉

終始惟一以要事功之必成而已矣上内翰滄洲程公許書畧曰吾夫子道可興周其答仲弓之問政以舉賢才為要於子游之為宰必以汝得人為急至於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則以不仁斥之使夫子一日而得邦家其為治不過如此孟子生於戰國堯舜親賢之說任賢使能之說賢者在位之說反覆不厭功利橫流之衝蓋知為天下立道為萬世開太平實在乎此上瀆山謝公方枚書曰太子天下本所以繫屬人心而負荷

大器者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即陰陽消長之大機陽過
而亢則陰之生也必壯暑熾而炎則寒之始也必烈大
壯四陽浸盛聖人乃以壯于前趾為憂夬以五陽決一
陰大易深以壯于頄為戒也上艮齋左史劉公應起書
曰天子以史為友雖萬乘之尊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
必以史氏為之豈非資其直諒多聞忠告善道輔吾仁
而成聖德也歟公寓夔門時旱暵為災謂夔守曰淳祐
丁未錢塘旱朝廷遣官詣天竺靈隱請禱愚嘗曰每思

今時水旱凶荒率詣琳宮梵宇此季世俗習自東漢佛
老之教興方有此事但因仍既久人皆以為當然夫釋
老之奉間亦偶與雨暘之機相值豈真可倚恃者哉時
讀雲漢之詩反復宣王救旱弭災之道嘗為書曰君者
天地之子也民者天地之心也世未有為子而不知父
母之心者今湖港枯涸此君德之未洽而民不被其澤
也井泉枯竭此國脉之不紆而民不遂其生也草木枯
槁此邦本之不繁而民不被其養也旱既太甚乃不詠

雲漢之什以側身修行愛民畏天駿奔走者不適方社羣望而適天竺靈隱披緇衣黃者流羣行通衢頂而斥雲忽興則曰此和尚雨也甘澤霏霰則曰此觀音雨也抑不思桑林禱旱雲漢遇災果如是乎大率雲漢之詩以側身修行為本至於禱祈則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又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則惟以祭為重而不靳於圭璧牲牷之用此事天以實不以文之大訓周官荒政十二無非便民

之事至於索鬼神則以祭而享之蓋鬼神者造化之功用雨暘實其所司於佛老乎何與今既已請禱在寺觀不可改也已宜恪恭祀事于社廟靈享庶幾反本合禮可名至和若責己省咎舉行荒政則公必能講求之矣又與當塗書曰竊思居今之事在上者以知言為難在下者以進言為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言固難知也然貴賤分而意向異進言亦未易也士方未達時碌碌亡奇與稠人為伍往來郡邑出入鄉井人莫畏憚而肆其

所欲言閭里之誦説四方之傳道交游識知相與把臂促膝共談當世凡民情休戚吏治善否訟獄爭鬬是非曲直與夫府史胥徒邪正善惡咸得其實胷次豁如也一行作吏此事大不然矣前日之與我伍而無畏憚者疑忌矣前日之忠告相與談議論辨者緘默矣閭里之誦説四方之傳道不接於耳矣晝坐廳事夜居邃室郡邑鄉村不可得而出入往來凡民情政治爭鬬訟獄府史胥徒其休戚利病是非曲直善惡能否皆無自以得

其實雖孜孜求言汲汲訪問百慮而一眞至於閨門之內堂陛之間亦將伺候顏色囁嚅委曲而不以實告其故何也一者分位有間恐致攖拂招愆咎而不敢言也一者利害所關恐生是非召仇怨而不肯言也一者務為掩蔽欲倚權勢竊威福而不復言也此三者今世之患疣痼堅積牢不可破欲以言取人以言決事以言立政責效豈不難哉然嘗求其說而得之大抵君子之言主於義小人之言主於利君子之言公正明白誠實洞

達言為善言積德言循理守法言長慮遠計其偏為鯁直激烈古方執一要皆歸於義而已小人之言私曲將順柔佞機巧欺誑覆護言擊搏言掊克言違理越法言一切計較其甚則為侮玩凌僭暴横把握要皆趨於利而已哲人洞察如見肺肝閒有效力似忠輸欵似信隨意似順承風旨似勤敏任仇怨似了辦伺意旨似機警應煩縟似忍耐不過偽為足恭可暫而不可久上之人少有惑焉根脚輕掛則圓機便捷隨吾之忿懥好樂而

肆其欲者無所不至矣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辨君子小人之大法也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此察君子小人之要機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莫非精思極慮熟究詳觀求以得夫君子小人之真而為去取之決果能此道天下事何往而不理哉竊思方今一路一州一縣治少亂多日齷齪而日彫敝皆根原於上之

人不能盡知人而官之官不能盡知吏而任之能知監司則一路清能知牧守則一州治能知縣宰則一縣理而監司守令又以知吏為難官無吏固無與任事而不知吏亦所以敗事吏無廩禄可資無慶賞可慕其日夕給口腹肥妻孥者率皆取之於民而其所以得行其所願欲者莫非蒙蔽聾瞽欺誑媚惑致之士大夫以藐然一心當衆枉紛遝之時縱有十分聰哲未能盡燭況驕惰懈弛人欲勝而天理微者乎當今大務只以賢材類

乎人而難於一乎天天者非高高在上之謂乃事務當
然之理也為大公為至仁根諸心見諸事措則正施則
行惟在乎識見之明持守之固動靜作息舉無非天何
人之不信而從何患之不弭而息哉至不一者人所至
一者天則日用常行尤不可不於公與仁而加之意也
公者存此心之理於事物未應之前而使無一毫之或私仁
者推此心之德於事物當應之日而使無一物之不愛
好惡喜怒得其中仁也亦公之布也賞罰予奪當其節

上策全在士大夫悔咎自新同心戮力而熟玩非常之變巧愈甚貪愈深可勝慨悵孟子有言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風俗樞紐關繫局勢更新之初誠能革偽剗雕戢貪礪玩以慰軍民之望其間錢神銅臭捆載豐槖不恤國事者汰之庶遺黎膏血不致百漏千滲則蜀事猶可為也今既數月而寥寥無聞焉其差強人意惟戍已建置數事而已若只包裹牢籠務息怨謗則棲苴枯梯日益暵修不待回風震薄而先自顛拔矣今之制閫

託雖重之重而有可以反重為輕之理事雖難之難而有可以轉難為易之機勢雖危之危而有可以易危為安之道今之所急在洗濯士大夫之心將軍建置矣糧餉措畫矣獨士大夫無所激勸泄泄沓沓糜爛如故深可嘆也夫約正黃君應鳳持節東憲公貽書曰喜知荷天之衢方將坦夷四達惟至理融明定方凝固超然大觀一毫無以動其心爵祿可尚也而不可貪也富貴可有也而不可懷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不可

忘情也而不可得我而為之也稱夫人之善譽德之辭可聞也而不可好也異我而是舍已從之可也同我而非反已違之可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必行必止可也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無必進必退可也萬事紛糾而一念真正之不移萬慮交集而一心貞固之不易人慾至此消矣天理至此安矣學力至此定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以處大過者此也景定甲子節使夏公主西事兩鎮節相呂公俾炎卯與幕議公酌而詔之曰

今蜀人心怒敵愚奮此敵運將衰天道好還之時也在
上者明賞罰公意見則聞風興起在在皆兵昔之反戈
者必倒戈而從我矣但當拯弊大壊之餘葺理耕屯難
計近效宜急遣銳卒抄敵糧分番迭出使野不能耕足
不得逞然後以重賞致其渠元以閒諜攜其心腹伺釁
而動我得以制其命矣公心存憂國論事切中時獘而
志恬退不以利達為心擢第三十年諸仕職教纔四考
年踰六十即退休自適隱居求志蜀閫建學宸奎賜明

身印紙畧不復問歲丙午季子炎卯入對訪得之以呈
公欲掛神武冠適大參橘洲姚公希得為郎閲考第僅
四書曰是未可及泉勉令在調注紹慶學官以歸已酉
較試忠南衡文别省閫帥畁舉改官以侈得人公辭曰
歲廹崦嵫冐顔職教第以為納禄之階冀得贈典光九
原而已安敢更希異數以速官謗明公風舟共濟才俊
滿前效智效力者不少今公車之薦首及陳人非吾願
也乞收回薦牘改俾時髦俾衰朽得與鳶魚共樂化機

鼓舞中如受賜也樵隱曰世道奔趨而廉退如此可無
崇奬以礪浮俗議聞之朝且致養老尊賢之禮公固辭
有勸以薦牘授季者公曰不用則已又安敢龍斷耶黙
教及瓜守固以京秩薦且以任賞增秩保申公辭之不
就會郡貳闕人守以閫命俾公攝事公曰年老漫仕大
失本心覬讀遺書薦剡不受次任不圖非偽也且明公
以愚不為庸謬人者謂其恬退也謂其廉也今舉不就
任不圖而戀戀攝官可謂恬退乎所當有之爵禄不貪

致仕而復求仕已掛冠而復彈冠立心勿常莫大於此不敢聞命也古愚余公晦帥蜀致禮來聘公曰明公於艱危湏洞之中不惟軍旅之尚而弓旌四出不遺衰朽髙誼薄日月而齊蓋壞矣向蒙度㬰二老教以明理慾界限服膺久矣斯之未信只宜安分自適委順俟命實非隘軒冕輕後學以為髙也黔南去官居休之五年二子請曰既已投閑遺世盍以請老聞庶可榮祖禰公曰以退休求進秩是利而為之也吏部使者黄公應鳳以

聞於朝加陞朝官賜六品服公不以為喜因答湖北漕
使袁公冐東書曰投簪之請非愚夙心頑輩徒知光泉
壤而不思掛官得還大是貪名來教乃謂其有餘不盡
留餘地以遺後人此論未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
理自然如此而積善者初不覬其有餘慶而為之也答
姪昂書曰乾健之學安敢如此但孳孳自勉希見此氣
象而已所謂肥遯豈易言哉吾實志嘉遯而未能者也
夫肥遯是合下超出利名不與世相接我則身場屋取

科第但見世衰道微慨然投簪嘉且未能豈肥也哉大監秦使程公逢辰以禮幣寓招隱意公曰某聞雖晚所學粗知體用竊嘗謂文公作小山操正為素隱者設某又安敢膏肓泉石耶第違師三十年烏頭力盡病痛百出加以衰朽侵淩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分當置散於表儀乎何有請辭有勸公俯為當塗一出者答曰吾非沽名以為恬退也惟日汲汲於此道恐歲月之不我假決不為枕石漱流素隱之事爾大使常齋

蒲公澤之繼廪致餼尊養有德辭曰方庚癸急呼焚竭
已盡捐不急之費賞功猶懼不旣散官長費不知幾披
堅執銳者之祿顧愚何人敢蝗太倉予景定庚申以建
青宮增秩朝奉郎訓辭曰一有元良萬邦惟慶賜爲父
後者爵一級漢制可考也日者青宮肇建縟禮崇成餘
慶溥將燕及人老以爾有子列於朝籍式敷殊渥以勸
天下之孝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朕庶幾焉往服寵光益
綏壽嘏公謂炎卯曰我久避榮名而異數迭至非子本

心然君恩也其敢辭爾尚勉之期無負國甲子冬理皇
升遐公號慟曰吾家蒙國恩深厚第衰耄不能致毀
莫盡臣子之孝乃輟食啜粥累月書諭子姪之仕者取
則馬公嘗曰義利之間即君子小人界限只爭毫髮便
判天淵切須辨別得精判斷得力親黨鄧清溪選之宰
江津日邀公與偕暮夜有袖賂求轉語於鄧者公拒甚
堅鄉人自壁間窺見之出撫公背曰今而後信君之節
丙申敵難鄧寓鎰金於公敵退歸璧焉鄧就以餽公辭

曰始寓以義終餽以利可乎官於廣安府有吏當罪以白金十五斤祈良公堅郤之且以語同列或曰盍舉以聞公曰吏犯法以賄求救吾固不可受若舉金以多其罪吾不忍也守閩而賢之丁酉敵難豪右率寓物郊舍有散失者責償甚橫公所喪實多寓人惶懼請償公艴然曰敵至之初性命且不保貲財豈暇顧耶令敵退而命苟存矣又欲徵貲財吾實不忍為一鄉咸稱長者公處已一以儉為德官黔中衣一褐以禦三冬有以皐比

獻者辭曰吾夜卧一破帳晝坐一胡床尚覺不安焉用是生平所儲惟書數卷琴一張箱囊不貯資門人束脩悉以賙困乏友人王濟之贈以詩曰陽子窮居在顔巷有田一廛宅一區師門立雪得心傳歸來兀兀哦古書子婦時以鮮麗甘旨為奉公輒涕零曰先世艱難積累以到於今我事親時居貧養薄喪葬之禮悉從儉約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終身大痛也今吾父子一家誕受好爵天又使我享茲永年長穉團欒蔬食菜羹已為至

足何敢自吾以奢啓後人乎子婦舉貳膳常珍之禮以
告竟却不御因手書訓儉數條以示戒云公因游荆楚
間僦居白水掩關玩易訓二子曰蜀禍如此吾三世全
活豈非天耶宜謹操修使對越無愧可也公嘗謂事親
者不可不知醫良醫濟人功與宰相等壯歲即博極其
書凢親識有疾者躬治湯劑雖小夫猥居皆親往診視
毋倦好傾橐以實籠藥以疾告者輙予有疲軟患當用
參附丹砂公為之分劑必誠或曰彼賤爾公待之如此

祇損之福而益其疾公曰不然殘疾顛連民吾同胞藥可活人何分貴賤嘗編類本草集方積歲而後成晚年取活人錢氏等書精加較定而為之證辨曰吾不能以道濟斯人且願以此少施活人之功爾公文章皆胃中道義一派流出故平易而造理不尚奇怪雅好謫仙詩體讀擊壤集曰誠是灑然快活然有康節之心則方會如此不然有弊終不若學孔顏曾孟大中至正快活無弊也公幼時習書作山谷帖中歲善晉體遂臻其趣自

釋老不若無心之言何如公曰心豈可無必有事焉是也事者程子誠敬是也嘗苦瘡與姪子講論不怠二子請少休公曰痛自是瘡痛於吾義理之心何與耶公教二子先自灑掃應對慈愛恭敬迨有餘力然後學為書數文章每以服勞之事加之僕隷代焉弗許也門人以問於公對曰古之教者歌九德以和其聲音誦六詩以和其性情習六舞以和其氣脉後人僅惟誦詩讀書雖詠歌之遺意而所以教者不過以為絺章繪句之具大

以為意惟立身行已於兩間能為天地幹事有益斯世
進學樂善與前賢為徒則所望也又曰士當顧諟天之
明命貧賤富貴得喪存亡皆天所以命於我者也知天
之所以命之則當知所以安之又曰遇順境不必喜令
人志滿而驕遇拂逆不必愠令人志憮而怠明道不計
功正誼不謀利誠為可法長子少箕從子昆醴族孫恪
義方後先類省奏名壬戌入對同時唱第公曰今方見
祖先積絫深遠之驗而後人繼踵為善之實然不可以

此而自滿假要當愈勉愈勵付成敗利鈍於自然方是
聖賢用心庶幾天道之福善者可保其有衍未艾也曁
閫為炎卯發舉以旌平反公戒之曰舉之有無當聽之
自然人生天地間能與三才辦得事便是不負蓋載生
成之恩如何去向上徼覬酬賞但亦有報應道理然決
不可存在心中便有私意少間便有得則喜失則慍的
血氣生出來矣炎卯濫恩叨五品列男封公戒之曰爵
秩日穹益務卑牧在上不驕以長守貴制節謹度以長

守富官彌高而身彌損爵益進而行益謙聖人格言汝則行之更當念天地祖先扶相我家以至于此何以報之祭祀烝嘗此只外心要只大著胃襟盡循天理不可容者容之不可忍者忍之不可能者能之以忠君為心以子民為念飭己愛躬使俯仰隱顯毫無愧恨則穹爵厚祿又不足進而日積月絫自然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可有可無毋徒以祿養當求以志養此父之所責望也凡誨子弟宗族皆隨其才器而語之令各集訓辭成

莫報劬勞之意拂石漱泉逍遥終日公平生於易學用功最深乾坤以下逐卦各有問答獨未濟卦未嘗出口從子昂至是疏未濟之義以請益公乃書曰上經之坎離乃全體之坎離而坎在離上下經未濟之坎離乃分析之坎離而離在坎上夫坎離交則天地生物之功由是而成坎離不交則天地閉物之功於此而息古今盛衰得喪存亡死生晝夜皆不出乎此天地一陰陽也人物一陰陽也陰陽一氣也理反元氣不反元大哉易也

宜體和靖守其師說之意而接續吾師性善開陳未盡之學性善道之傳正宗職躋禮侍猶未有謚此門人事也吾友具圖之先是戱山克復戊午王師大捷於寧西公曰國之福也蜀證其瘳乎乃為詩入賀制閫備述丙申以來蜀事之艱公憂國愛君尊師尚友蓋歿身不忘如此己未感異夢呼子孫竟日歡欣越辛酉夾卯被旨護別省悲涕不忍離侍公詔曰君命也不可違明鑒裁公去取為朝家得人即忠孝也焉用作兒女態時親朋雲

詩辨一卷講義一卷圖象問答語録一卷書說中庸說
辨惑正言記序題跋家訓各一卷易正說二卷本草集
方一卷藏於家越明年戊辰二月丁酉合葬痛惟少箕
炎卯罪未即死躃踊滂血謹識吾先公生平行與事之
不可泯者姑敘梗概以告葬於同盟煢疚荒迷脫畧不
次惟不敢一辭溢美以取誣親之罪咸淳丁卯冬十二
月不孝孤少箕炎卯泣血百拜謹狀

從子昂捧未濟之訓泣而曰嗚呼考亭之門從游者衆

自蜀而往者惟涪陵晏公巴川度公而二先生之學吾
叔父字溪盡得之諳性理而逢其原扶象數而見諸用
其存誠也無間於始終其為道也不遺乎精粗慈恕而
剛果弘毅而温和性冲淡而不迂行清高而不矯政公
廉而不察文雅健而不奇辨異端明正學仕止惟其時
動靜合於易琴書自娛無他玩好韋布自適無他侈靡
丹田自養無他嗜慾爵祿加之不為榮王公尊之不為
貴患難怵之不為戚且備九五福幾三達尊其尊祖敬

跋譜繫圖

某年十二三時見先君子述陽氏族譜作圖分送諸叔及大井諸兄蓋慶元間事自丙申丁酉蜀難頻作親戚死亡畧盡譜繫焚毀散失無有存者心甚悼念淳祐辛亥解慶學掾不復筮仕因閱家藏僅存先君手澤日録一篇開讀涕泗記陽氏本原甚詳自甲辰以後無復可考幸平日聞先妣言前世事頗諄輙以所聞見續日録所記復成譜繫圖而書之以存先君子之志而詔後人

云寶祐元年癸丑仲秋四日子某拜首敬述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淸華大學圖書館藏